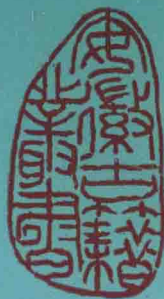


翠微南征錄北征錄合集



〔宋〕華岳

馬君驊 點校

黃山書社

〔宋〕華岳撰 馬君驊點校

翠微南征錄北征錄合集

皖新登字 05 号

丛书常务编辑·诸伟奇
责任编辑·周 雷
装帧设计·蒋万景

安徽古籍丛书

翠微南征录北征录合集

〔清〕华 岳 撰 马君骅 点校
何庆善 审订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
黄山书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28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安徽经纬科技开发公司照排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18,0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ISBN7—80535—651—3/G·207 定价：7.30 元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丁继哲 王惠鹏 杜维佑 李广涛 张立一 郑锐 郑淮舟 胡坦 胡云龙 侯永

陶若存 崔剑晓 傅大章 潘锸鐸

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冻基余 赵应铎 陶有法 鹿世金

委员 刘景龙 吴孟复 金隆德 祖保泉 贾文昭 黎洪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事长 崔剑晓

副理事长 丁继哲 杜维佑 胡坦 潘锸鐸

秘书长 朱扬 汪慎琳

理事 马素英 卞兆龙 田照临 朱邦福 孙伯耀 吴存心 吴孝雨 汪石满 张其果 张振明

季昌清 郑英保 郑贤明 钮涟 钱进 陶显斌 潘培咸 穆建科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王子野 吴小如 吴作人 吴组缃 周一良 周绍良 金克木 宛敏灏 胡道静 殷焕先

常任侠 蒋元卿 舒芜

主任委员 吴孟复

副主任委员 刘永年 祖保泉 施培毅 贾文昭

委员 朱一清 朱世力 任弘毅 刘学锴 孙文光 纪健生 杨应芹 汪福润 沙宗复 夏秀流

徐凌云 诸伟奇 梁垣祥 傅玉璋

本书承宿县地区行署资助出版谨致谢忱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伟大祖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丛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印，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印安徽古籍丛书。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地域，以现行省区为准。时间，一般以成书于「五四」之前为限。内容，以文、史、哲为主。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或注释，尤注意于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七月

前言

翠微南征录、北征录是南宋爱国志士华岳的诗文集。华岳，字子西，号翠微，池州贵池县（今安徽池州市）人。他的生平，文献鲜有记载，宋史本传叙得也很简略，谓其「轻财好侠」，为武学生时，上书皇帝，因忤奸相韩侂胄，被「下大理，贬建宁（即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侂胄诛，放还，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官属」。又因谋去权相史弥远，被史下狱杖杀。华岳死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年），但生年失载。他在贬建后期寄卢进士诗中有「竹帛功名四十秋」之句，依此诗推算，华岳被害时只不过四十五六岁，生年当在孝宗淳熙初年。史传虽未详其生平，但细读华岳作品，仍可窥知行实梗概。

华岳「贯本开德，世禄互符」（见再上皇帝书），祖籍河南濮阳，累世为武将。南渡后徙居池州。父、祖无考。他有一叔名子明，其思故人诗自注：「予谪建，不知西北故人安否？因以诗寄子明叔，询诸子动静」。有弟和妹，其忆弟妹云：「眼底不闻鸿雁信，鼻头常为鹤鸰酸。」惜其弟妹名、字俱不传。有妻张氏，名淑姬（见明余翹《环记》），岳在春闺杂咏十首中表现伉俪甚笃。也有子嗣，到清光绪间已传至二十四世孙名忠。（参阅附录桂迓衡序）

华岳少年时代，读书城南齐山。山有翠微亭，唐池州太守杜牧所建，亭名盖取李白赠秋浦柳少府「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诗意。南宋爱国名将岳飞曾驻军于此，其池洲翠微亭诗有句云：「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华岳读书此间，慕前贤尤其仰岳武穆之高风，因自署别号为翠微。岳聪慧好学，少年时即能诗善画，有贵池秋晚、游齐山等诗和手绘安庆江城图传世（参阅附录杨载题图诗、吴非书画记）。岳性任侠，广交游，州县官员、地方名士都很器重他，与其结友，连老瑛上人等僧人也结为方外交。

华岳二十岁左右，被州、县推为「选人」，送京过「十年芹泮」的苦读生活，「庆元己未（一一九九年）应补胶庠，侥幸前列」，以优异成绩补为太学的生员，后转入武学，习兵法、弓矢、骑射等军事课目，并到军中试阵。这期间，他「日诵兵家之书，日习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术」，「凡事之有系于兵者，无不遍考；地之有关于兵者，无不遍历；器用、服食、行阵、衣甲之制有资于兵者，无不旁搜远采，以尽其底蕴；山林逸逸、英雄豪杰之士有精于兵者，无不端拜师承，以益其寡陋」，「或参或告，凡七、八年，若公若私，凡五十战，校定一成，艰苦万状」（以上均见再上皇帝书）。刻苦训练使他本领过硬，成为当时武学生中之佼佼者。

华岳由文转武，不仅为继承武学家传，更为适应抗金救国的形势需要。他立志「使我国国家恢拓海宇，混一区夏」，决心为此建立功业，成为「英雄豪杰之士」（引同上）。如此英才，本应委以重任，让他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然而他不幸生不逢辰。当时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为奸佞所把持，韩侂胄专横于前，史弥远弄权于后，国是日非。爱国志士华岳同这伙权奸宵小，自然水火不相容。在十多年中，他先后与韩史

之流展开了百折不挠的殊死斗争。

先是，韩侂胄以拥立宁宗的「扶日」之功，步步高升，一直封到平原郡王、平章军国事、太师，立班丞相之上；权倾内外，「凡事自作威福」，「群小阿附，势焰薰灼」。开禧初，韩侂胄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假「恢复中原」之名，兴师树威（以上见宋史奸臣传韩侂胄）。在积贫积弱，毫无战备的情况下，轻举妄动，对金用兵，凡有识之士皆会看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但慑于韩侂胄的淫威，「有职守者不敢言，无职守者不敢僭」（见上皇帝书）。而华岳作为一名小小的武学生，在此严峻关头，竟敢于挺身而出，直接向皇帝上书，与韩侂胄针锋相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这封万言书，不仅指出当时「将帅庸愚，军民怨怼，马政不讲，骑士不熟……山寨不修，堡垒不设」的实际情况，预言盲动必然会「不战自败」，而且无情揭露韩侂胄及其党羽苏师旦、陈自强、周筠等人「专执权柄，公取贿赂」，「卖名器，私爵赏」，「私植党羽，阴结门户」，「睥睨神器，窥觐宗社」一系列罪恶，痛斥他们是「居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夷狄」。只有彻底铲除这伙奸佞，「然后公道开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纪纲自正，豪杰自归，英雄自附，侵疆自还，中原自复」。华岳这一切中时弊的抨击，自然要被把持朝廷的韩侂胄视为大逆不道。结果这一爱国忠谏，竟以忤韩侂胄，送建宁府编管（宋史宁宗纪二）。尽管诏令只是「编管」，而「郡太守以下皆迎合韩平原，囚之囹圄」（暮出诗题注），真是落井下石，冤上加冤。

华岳贬建期间，因其军事才能遐迩闻名，更因爱国获罪，人所同情，不少边将函聘，拟请其襄赞戎幕。暮出诗注云：「丁卯（开禧三年），边帅屡辟入幕，西府以权势命，不允。」权势者，侂胄也。秋朝有感

诗亦注：「翠微在建，屢准荆淮诸司奏辟，西府初欲征发，终阻于平原之令。」又是韩侂胄压制，不准起用华岳。华岳身处困境「虽君门万里，而畎亩不忘之念，日切于怀」（见治安药石序），「不忍辜平日抱负之学」，「日著兵家利害，以备采择」（见平戎十策），这里说的是在建宁狱房囚灯下和缒伏西关矮屋中写的平戎十策和治安药石。受那样大的政治打击，他依然置个人荣辱于度外，念念不忘拯救祖国，时时谋虑军国大业，其高尚品德和爱国精神永昭日月。

与此同时，把持当朝要津的韩侂胄则一意孤行，轻开兵衅，本指望从战火中捞取政治资本，然而事与愿违，「兵端既开，败衄相属」（宋史史弥远传），「蜀口、汉、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胜计」（韩侂胄传），终于愈败愈惨，「都城震摇，宫闱疑惧」（史弥远传），被迫与金再次议和，接受屈辱条件，诛斩韩侂胄等人，并函首、纳币。事情发展的结果，正如华岳之所预料，证明他三年前上书所言完全正确。

侂胄既诛，华岳的雄才卓识，理应受到朝廷特别青睞，迎其回朝，委以重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原因何在？再上皇帝书对此有含蓄地吐露：「伏自丙寅之春，被旨入建，首尾三载，前后五赦，揆之三尺，合放有餘，而知遇不逢，寇仇相值。」寇仇相值「自指侂胄余党还在，「知遇不逢」则隐指新贵史弥远了。史以诛韩之功，扶摇直上，由礼部侍郎而同知枢密院事，很快爬上右丞相宝座，总揽朝政。微妙的是，嘉定元年十一月史弥远丁母忧，暂离相位，二年二月岳便「被命东归」，召还临安，但三个月后弥远葬母毕，起复相位，竟勒令（所谓「准部符」）华岳「再还建上」，重过编管生活（见再还建上旧居诗注）。岳之不能见容于史弥远，岂不昭然！此后七、八年，华岳一直滴居建宁，后来在朝廷宣布「召还正人故老于外」

的政策下，直到嘉定九年才对华岳有所松劲，但仍不过是「放还，复入学」，嘉定十年华岳考中武进士第一（参阅附录郎遂杂记），才当了殿前司同正将。他的「郁不得志」，自所当然。

华岳回京，任职后数年间，史弥远久相宁宗，权势越来越煊赫，「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专门「搏击善类」，「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史弥远传），而「士流无耻者多以钻刺进秩」（见西湖游览志余倭幸盘荒）。华岳不惟不事「钻刺」，且对史弥远的专横恶行，视如寇仇，与人密谋罢史相位。不幸事洩，被捕下狱，虽然宁宗知岳名，欲生之，但史弥远仍不放过，以「是欲杀臣者」的借口，擅将岳杖死东市（见宋史本传）。一代英杰，就这样被恶势力吞噬了。

华岳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很不平凡。他以救国安民为己任，深明经邦济世之道、克敌制胜之术，有胆有识，豪情万丈。正如明人余翹所云：「华子西论事似晁错，诸兵似孙吴，文武才也。」余认为：假「令开禧时委国而听之，即不能复中原，何至增市、割地、献首谋，贻千古笑哉！」（华子西论）这个评价的确并非溢美之词。尤为可贵的是，华岳一身凛然正气，疾恶如仇，誓与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作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决不妥协，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这种刚正无私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洵足以推倒一时之豪杰，拓开万古之胸襟，当与陈亮诸人云龙上下，与陈东、欧阳澈并耀青史（二人亦入宋史忠义传十）。明末方以智曾至贵池凭吊华岳故居，有题华家松图诗云：「山川坛里华家松，一阵风雷化作龙。倒挂雨中将地卷，等闲却被墨痕封。」清吴非亦有自题华家枯松图诗云：「如龙奇见骨，鳞鬣蛻何存？五百年来种，心余托此根。」这都是借松咏人，对华岳松柏节操、铮铮铁骨的高度赞美，可见华岳精神对后代

的深远影响。

二

翠微南征录和翠微北征录是华岳留给后人的文学和军事学双份宝贵遗产。两书命名之由，「翠微」作者别号。「征」，远行。「南征」，指遭贬由临安徙建宁；「北征」，则指由建宁奉召北归临安。南征录由上皇帝书与古今体诗共十一卷组成。北征录则包括平戎十策（即再上皇帝书）、治安药石两篇长文，共十二卷。

华岳文武双全，诗文俱佳，兵法精谙。

从三篇长文看，皆为内容丰实、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作者的百折不挠之气、忧时爱国之心，以及洞察天下大势的远见卓识，而且全面地体现了华岳治国治军、安邦济世的超凡才能。平戎十策详细地阐述了从取土、招军到御骑、陷骑，从得地、守地到恩威、利害，以及如何筹足军费、如何备足战马等一整套军事计划和伐金良策。文中讲英雄豪杰的「八门」来源，从「沉溺下僚」的小官一直到「轻犯刑法」的「黥配」和「隐于吏籍」的「胥靡」。这「简直算得水浒传的一篇总赞」（钱钟书宋诗选注语）。

治安药石提出军国大计、边防要务、选将练兵、修寨制械、破敌长技、足兵便民等一系列安边抗金的谋略。其中表现华岳的战略思想是「中兴之本，不先于外攘，而先于内修政事」，以「急于自固，缓于求胜」，「养锐待敌」的方针，达到「忍一时之辱，图万世之利」的目的。华岳的战略思想是以敏锐眼光窥准金

优劣的两军焦点在骑兵，因而集中一切力量对付这一棘手问题。他不仅研究出二十四种「陷骑」战术，而且御骑、马政写的也是对付敌人骑兵；急据、分渡、采探、禁涉等还是对付敌骑，甚至修寨筑堡，造甲制弩无一不是针对敌骑。解决了主要矛盾，自能扭转抗金全局。这是华岳熟读孙子、吴子、阴符、司马法等古兵书的灵活运用。是一位帅才的智慧的闪光。至于江、淮、襄、汉，为地数千里，而山川险要，攻守出没之宜，一一熟于胸中；人、甲、鞍、马、步、骑、弓、弩，各种辘重装备，极琐极细，而选精用良，艺兼科技，又一一言之娓娓。此在兵家亦各有专长，而华岳却能兼通并蓄。文章虽为兵家之言，宏肆博大，气畅词达，却又意能称物，文采焕然。千秋而下读之，若听其口讲指画，如在目前。它既非理学腐谈，又异文人空论，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务实著作。近时国家军事科学领导机构已将翠微北征录列为古代兵书名著之一，出版作为军事教材。华岳的爱国精神和切实有用的军事学问，将会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华岳的诗也有自己的特色。南征集收诗近四百首，各体皆备，反映的生活面很广，诸凡国家安危，人民疾苦，忠奸斗争，志士情怀，以及怀亲思友，春愁秋感等日常生活情趣，都被诗人一一摄入笔下。其诗风，清初王士禛曾谓为「粗豪使气」，然曹丕有言「文以气为主」，苏辛则以「豪放」雄视百代，而太白亦以气、豪而贵。「豪」与「气」岂易为哉？试就岳诗观之，如「英雄还要识英雄，不识英雄总是空」，「舌端豪气吐长虹，四海一身无处容」，「壮气横秋面渥丹，男儿未遇指休弹」，「安得有臣如祖逖，慨然击楫誓江长」，笔墨虽不免稍「粗」，然而正是这种「粗」才见出真情快语的英雄本色。至于「国事只将心事比，今人难作古人评」，「愧我直言难媚灶，从渠怒发自冲冠」，则语浅而意深，「山羞见我回头转，月怕抛人步步随」，

「万里好山春黛绿，一溪流水暮霞红」，则景美而情长；而「溪声含客怒，山色为谁浓」，「买舟和月载，把酒对花斟」，「雨声杨柳外，山色杏花中」，其浓墨深心，雅言厚味，置之中晚唐诗人中亦当属佳品。其写实之作，如田家云：「老农锄水子收禾，老妇攀机女擲梭。苗绢已成空对喜，纳官还主外无多。」拂晓呼儿去采樵，祝妻早办午炊烧。日斜枵腹归家看，尚有生柴炙未焦。」读来深觉其刻划见骨，逼真感人，有类唐代李绅、夷中的悯农之作。其言情之句，如春闺杂咏有云「曲肱斜把香腮托，却讶荷花藕上开」，「红雨入帘衣不湿，玉人沾作鬓边娇」，从娟娟秀语中透出款款情思，曲尽婉妙，而又不伤风雅。至若「隔岸青帘人不渡，一溪流水暮潮生」，「良人犹恐催耕早，自扯蓬窗看晓星」，「杵鸣千白雪，枪卷一旗风」，「疏雨洗空碧，晚晴人倚楼」，则融情于景，形神毕肖，而又画外有音，空灵飞动。要之，华岳诗笔善状难状之事，善绘难绘之景，善达难达之情，各体皆见功力。华岳诗品又正如他的人品：真率，坦直。他披胸抒臆，随意挥酒，是处生春，不加雕饰。正象钱钟书先生所分析：华岳「武学生」出身，「跟职业文人不同，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风尚；他发牢骚，开玩笑，谈情说爱，都很真率坦白地写出来，不怕人家嫌他粗犷或笑他俚鄙」（见宋诗选注）。正因如此，我们从华岳诗里，更能感受到真思想、真感情，领略出真趣味。这也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值得今天诗歌创作者学习和发扬。

三

再谈谈华岳两书传世情况。这两本书稿，因作者被杀犯忌，当时不可能刻印。翠微南征录旧本之最

早者为元抄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刻本之最早者为明嘉靖间王崇志刊本，今已罕见。明末清初常熟汲古阁毛晋有抄本，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康熙己巳（二十八年）黄虞稷从史馆抄出宫中秘本翠微南征录（可能即明王崇志刊本），传吴非，非又传郎遂。郎遂，贵池人，恂桑梓先贤华岳忠肝烈胆，虑其遗编不彰，乃重加编定，付之剞劂。郎刻本改十一卷为十卷，编排次序也与各本大异（参阅附录郎刻本概貌）。康熙时又有曹寅刻本。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所据为汪如藻家藏本。汪藏如何，无从查考。嘉庆间，鲍氏知不足斋有旧抄本（劳权跋谓据曹寅刻本写入），鲍廷博复亲自校勘，并从宋刘克庄千家诗选中辑补华岳佚诗七首，弥足珍贵。同期，吴县藏书家黄丕烈亦收得黄虞稷从史馆抄出之旧抄本，并作题记（见附录）。稍后，钱塘吴锡麒得鲍勘本，复加批注，时出警语（简称吴批本）。又，杭州文澜阁于四库本外，别藏一本。贵池刘世珩抄出，再加详校，于光绪间刻入贵池先哲遗书秋浦双忠录（简称刘刻本）。其后，著名出版家张元济据涵芬楼影印黄丕烈藏本，校以毛抄本和郎、刘两刻本，编入四部丛刊三编中印出。这是南征录最近时期的一个版本了。今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而校以郎刻本、四库本、吴批本及刘刻本。

北征录最早亦为元抄本。原题翠微先生北征录，明标「先生」，当非华岳自编，可能在他被害后，其生前友好或有心人私下录其遗稿编就的。直到清代四库开馆，全国搜求，尚未发现此书，故未收入。乾隆间，黄丕烈收购古本书，偶然购得北征录元抄本，其友顾广圻（目录学、校勘学家）得见此元抄，惊喜异常，考证它是「世鲜传者」，「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见附录题记）。此本后归铁琴铜剑楼，今亦藏于北京图书馆。道光间，藏书、刻书家张金吾藏有元抄之过录本，即爱日精庐传抄本。此本后转藏钱塘

丁丙八千卷楼，今藏南京图书馆。北征录刻本问世甚晚。清末，刘世珩编刻贵池先哲遗书，秋浦双忠录，搜集华岳南征录以外的遗著，通过缪荃孙、傅增湘，访得八千卷楼有北征录传抄本，「亟为录副」，精校付梓。今以刘刻本为底本，校以北京馆藏之元抄本和南京馆藏之张金吾传抄本，补正了一些衍、讹、脱、漏。

整理古籍，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版本之鉴定研究，资料之搜集抄录，费时费力。尤其是点校，更须字斟句酌，一字似已校稳，迨见别本，又觉未安，一篇似已点定，再行复读，又嫌欠妥，有时为用准一个标点符号，要查好多种书，反复推敲好多遍。点校两录，共使用九种不同版本，四次更易校稿，经过断续四年努力，才搞成目前这个样子。个中甘辛，非亲尝莫知。

在整理过程中，荷蒙吴孟复教授及何庆善、周义敢、诸伟奇、李康生、桑传贤、萧茶、罗成义、袁晓春诸同志惠予关怀，多方协助，在此一并深致谢忱！书中点校有不妥之处，尚祈读者方家指疵匡正。

马君骅 一九九一年十月于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目次

前言.....一

翠微南征录

卷一 书

开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书.....三

卷二 古风

归钓吟.....一〇

记梦.....一一

梅.....一一

山水吟.....一二

浴.....一二

嘲热.....一三

钓鳌行.....一三

上赵漕金.....一四

目次

邻女搔绵吟.....一五

送商府判.....一五

平政桥.....一六

赠陈道人.....一六

柴氏.....一七

伤春.....一七

百舌.....一八

饮仙阁.....一八

赠祝跛.....一九

富沙道中述怀.....一九

骤雨.....一九

卷三 古诗

别王泰之.....二二

江上双舟催发.....二二

慰吴吉甫县尉.....二三

赠刘相士.....二三